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二十二至卷三十

齊東野語

卷之二十一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二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五

乞建儲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三曾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望陛下取臣鄉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

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
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尋有詔以濮王子
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
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
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神地祇保佑皇家實萬世
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
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選
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阻熒惑聖聽臣皆
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
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

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

論荒政上殿劄子

臣竊聞淮南兩浙今歲水災民多乏食往往羣輩相聚操執兵仗販鬻私鹽以救朝夕至有與官軍拒鬪相殺傷者若浸淫不止將成大盜朝廷不可不深以爲憂蓋由所司權之太急故抵冒爲姦臣聞周禮以荒政十有

二聚民近者朝廷略以施行惟舍禁除盜賊二者似未
留意今赤子凍餒濱於溝壑奈何尚與之爭錙銖之利
豈爲民父母之意哉臣謂陛下宜戒諭職司使明體朝
意稍弛鹽禁而嚴督盜賊緩課例不充之罰急羣行剽
劫之誅廢告捕私鹽之賞旌討擒彊暴之功棄聚斂之
小得保安全之大福除惡於纖介弭亂於未形最策之
得者也

論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
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
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
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

爲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
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
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
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晦斯亦
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
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如
重穀重穀莫如平糶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
歲能廣謀糶入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
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
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
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

沿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
八日奉聖旨依行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坐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泄大爲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祇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

論制策等第狀

既上而執政以毡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

乃降一等收之即蘇轍也

右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毡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毡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固爲第三等毡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毡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賢毡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

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毡以直言被黜從此
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王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
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
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毡入等使天下之人皆
曰毡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
美哉

乞免北使狀

嘉祐六年閏
八月十三上

右臣竊知已降勅命差臣充北朝國信使臣緣名犯北
朝諱所行文字雖可以更改竊慮臨時語言不能記憶
或有觸犯兼臣體羸多病性不耐寒若涉窮荒必生疾
病非敢自愛恐於王事有所廢闕伏望聖慈矜憫別賜

差官在於愚臣實爲至幸

第二狀

尋改差人

右臣先曾奏乞免充北朝國信使至今未奉朝旨竊以專對之任亦須擇才臣不惟名犯北朝諱及性不耐寒兼臣不經接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訥恐辱王命伏望聖慈矜察早賜選差曾經接伴之人充國信使所貴臨事不至闕誤

論燕飲狀

嘉祐六年與王樂道同上

右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青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

資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况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大和廼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

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遷官狀

右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况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橫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曆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

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
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爲之者依舊制
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
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劄送皇城司

右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
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宜
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
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勅魚符其受勅人
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
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

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
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
承勅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
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
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
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
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
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
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乞陛下親降手勅加以御寶
受勅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勅
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

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鎖進納門鑰
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勅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
不承勅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叅驗及
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
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右臣竊見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資性忠果憂公忘私
稟命不永奄辭聖世垂沒之際猶上章奏搢紳之倫靡
不嗟惜宜有旌嘉異於諸臣家素貧乏孤遺頗衆歸葬
閩越道塗險遠伏望朝廷特賜矜憫依監察御史裏行
張宗誼例除子男一人官及乞降朝旨下衢信建三州

候洙喪柩至彼差人防護津送前去亦足以示朝廷褒直勸忠終始之恩也

論環州事宜狀

嘉祐六年十月初一日上

右臣竊知環州熟戶蕃部屯聚攻劫殺傷民兵雖犬羊之衆人面獸心緩之則驕急之則叛固其常性亦由將吏恩不能懷威不能服信不能結勇不能斷平居無事則擾之使亂及其陸梁又不能制是使戎狄順服王化則侵苦不安桀驁鴟張則富饒熾大凡邊境所以多事未有不由此也夫以屬國小胡背誕不恭而國家不能擒討使西北二虜聞之豈不益有輕漢之心伏望陛下特詔陝西不干礙監司體量蕃部所以叛亂之因若果